

## 废街

■黄复彩

走出渡口，我们走进这条有着三百年历史的老街。

这是五月的一个下午，阳光有些过早地煦热，几天前下过一场透雨，此刻，街道两旁空洞的老屋弥漫着一种潮湿的霉气。石板路仍在，只是窄窄的一条，其余都被厚厚的淤泥覆盖，茂密的芦苇，蔓生的野草和枸杞代替了昔日林立的商贾店铺，代替了人家门前晾晒的干菜和淀粉，也代替了这条街道上曾经有过的浓浓的人气。老屋多半朽烂，有的已经坍塌或接近坍塌，只是在偶或的一面墙上，依稀见到曾经的标记：泰顺发、百升旅棧、小鱼钩批发、张大兴油漆店……那上面的每一个字放到今天，都让书法家们感叹有加，可它们就那么随意地写在泥灰脱落的墙壁上，仿佛在向人们展示这条街道昔日的文明和风范。门板早已不知去向，门一律洞开着，堆满烂砖头的屋子里长满了野草以及顺着墙壁生长的泡桐树。我忽然想起，这里曾经是一家照相馆，我生出的第一张照片，就是在这家照相馆拍摄的。那一年，我大约七岁。照相馆的对面是一家诊所，诊所的隔壁是一家豆腐店……

朋友陪着我。他是我幼年时期的街坊和同学，只是，我们早就不属于这条街道。五十年后，我们相约来到这里，来到这条熟悉的石板路上。我们在这条给了我们生命的街道上默默地走着，谁都不说话，似乎一张口，就撞破了各自心胸里那一点说不出名目的东西。昔日纵横交错的道路依稀还在，只是不见一户人家甚至一个人影。不知什么时候，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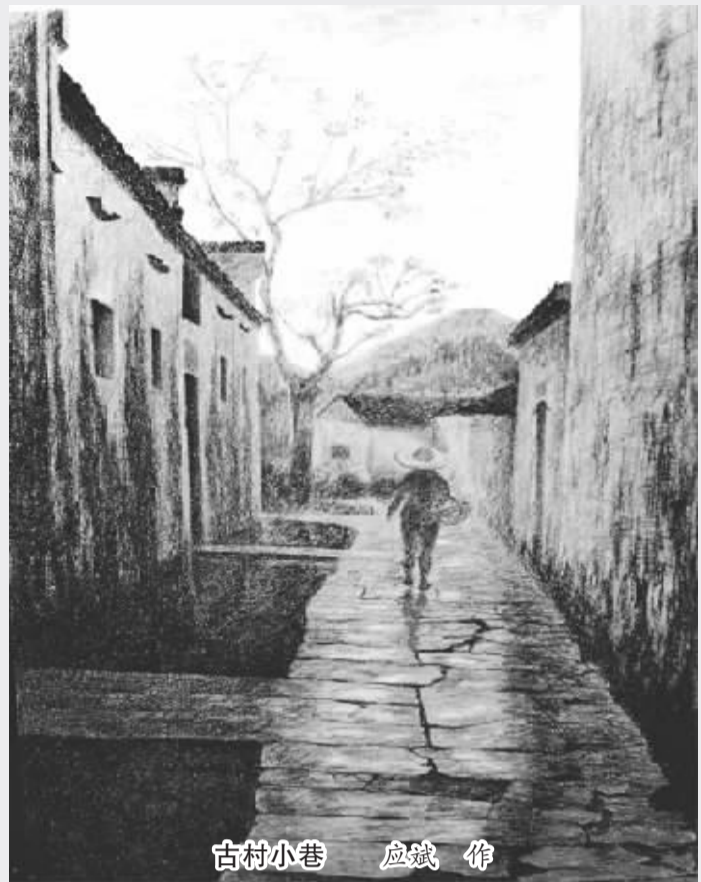
搬离了这条石板路，到对岸的长龙山移民建镇去了，只留下这条废弃的老街，留下这些断壁残垣……有知了在鸣唱，见到来人，就一律知趣地停歇了，又仿佛不习惯生人的造访。于是，四周一片阒寂，眼前的一切，就像是早先看过的电影中的默片，而权且充当了这片子里演员的，就只有我们两个人。谁能相信，这里曾经是江南最有名的码头，是一座有着三条马路，有着无数家店铺的江南重镇？日本人的炮弹，广西佬的“焦土抗战”，再加上连年的大水，一个生命，又如何能面对如此之多的劫难？于是，像一个重病的老人，它愈加老去，老到一发不可收拾，终于被弃之不顾了。

穿过一条小巷，竟然听到弹棉花的声音。这有节奏的梆、梆梆的声音在这条寂落的街道上听起来有些空洞。这或许是这条空街上唯一的人家吧，谁都不清楚屋主为什么会独自坚守在这条废弃的街道上。门前一条嗜睡的老狗，见到我们，睁开眼似看非看我们一眼，仍自顾睡着。我们从狗身上跨过去，径直走到屋里。屋里有一男一女，只是低着头干活，他们的面前，那床棉被就像一块巨大的蓬松的发糕。男人用竹竿将棉线甩给女人，女人熟练地接过，轻轻一按，棉被上就多了一条纬线。他们一来一往，动作机械而沉闷。尽管男人戴着口罩，但我仍一眼就认出，他是我小学时的一个同学。我说：“还认得我吗？”男人抬起头，眼神里露出惊讶，于是连忙让他的妻子为我们沏茶倒水。我们坐在门前，喝着茶，谈着以

往，谈这条被人废弃的街道，感慨着，那条狗就一直睡在我们的脚下，打着呼噜，就像一个听话而懒散的孩子。只是，直到离开，我一直想不起他的名字。我们又遇到从前的邻居，他是一个铜匠，他拉着我的手，激动着，却说不出什么话来。

我们一起走到对门的刘家大屋前，那门前的水泥操场还在，只是没有了刘家大屋。意外的是，我看到当年刘家在铺这条水泥操场时，我恶作剧地踩下的一个脚印。那个脚印给我留下的印象就像初恋的感觉一样新鲜而又磁实。铜匠说，其实，这条街上本来还有十几户人家，但去年发生了一件不应有的案子，恐惧袭击着大家，于是相继搬走了，现在只剩下四五家了。或者是没条件在对面的移民建镇区购买政府援建的别墅，或者是在这石板路上住惯了，九头牛也拉不走他们，于是，就几十年如一日地住在这里，在后门口开一片属于自家的小菜园，在门前的石板路上晒一年一季的咸鱼和干菜，他们拿着仅有的退休工资，过着随意的日子，不觉得穷困，也不觉得幸福。日子就这么过着，就像每天升起又落下的太阳，就像那涨起又退下的江水。

倏地，耳畔响起一片噼噼叭叭的木头拖鞋击打在石板路上的声音，那种声音混合在街道上妇女尖锐的喝骂声以及孩子夸张的哭叫声里，构成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条石板路上最有特色的生命交响。父亲常常就是在这样的声音里走出渡口，他随意地披着一件外套，迈着方步，就像一个绅士，可身上总是有一



古村小巷 应斌作

股木屑的气味，我喜欢这股气味，温馨而亲切。常常是在这种气味里，我伏在父亲的膝上，在他们绵长而乏味的故事中沉沉睡去。现在，一切都成为一串串虚拟的符号，随着那墙壁上隐约的墨迹渐渐淡去，淡成一股青烟，留存在记忆里。

已近傍晚，铜匠留我们晚饭，我们谢绝了。铜匠的妻子患病在榻，据说是恶疾，已到了最后的时刻。听到我们的谈话，就在屋里叫着我的小

名，让我进去去她看看。我走进那间昏暗的屋子，透过窗户上那一点光亮，铜匠的妻子仔细地看了看我，说了一个我小时候的趣事。她说那年夏天街道上出驴子狼，一河三镇人心惶惶。那天半夜里，听说驴子狼真的来了，人们惊慌地四处奔逃，黑灯瞎火里，我一头撞在她身上，结果相互都把对方当驴子狼了。她开心地笑着，自始至终，我在她脸上没看到一点濒死者的灰暗和沉寂。

## 连在一起想

■冶峰

一天，我的目光在一张报纸上随便一扫，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这个名字让我改变了对新闻通讯一目十行的习惯，硬是仔细地读了两遍。我边看边想，这个捐了钱给人治病、心肠特好的某公司汪经理，是与我同乡的汪君吗？还是与我同乡的汪君名字相同呢？

这个名字让我想起了几十年前同乡的汪君，且心情特别复杂起来。我大哥曾因他而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大哥在单位承包了特红火的修理钟表的工作，那时候手表很贵重，人们总是拿手表修了再修，所以大哥一年到头都很忙，连春节的时候都有人找他修表。为了不耽误人家时间，大哥把几十块手表和全套的修表工具以及仪器都带回老家了。过完春节，大哥要回单位，可老家小镇与大哥工作的地方，每天只有一趟乡村班车，车子不好搭。那天，他拎着沉重的行李，去车站挤车，没有挤上，但看见了既是同乡好邻居又在同一个镇上工作的汪君，于是大哥不想再把行李拿回家，就托汪君把行李提前捎过去，自己第二天轻装回单位。汪君很爽快地答应了。大哥回到工作地之后，立即去汪君那里拿行李。汪君无奈地说，他下车的时候发现大哥的行李不见了。大哥痛苦至极，那可是数千元的物品啊，修理工具则罢，而那只手表，将用什么还给人家啊！

这件事对我大哥，以及我全家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汪君报了案，汪君是嫌疑人，可他死活也不承认自己监守自盗，他说他也不知道行李什么时候不翼而飞了。派出所查来查去，不了了之。

大哥虽然心里埋怨汪君做事不负责任，并且怀疑东西就是他拿了，可没有证据，只得打断牙和血吞，自认倒霉。大哥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接连多年都在拿钱偿还人家的手表。当时，我听到的所有私下舆论，都认为汪君缺德，见财起意，可那又有什么用处呢？

这件事过去去多年了，我一直没有见到汪君，但在报纸上突然看到这个熟悉的名字，立即让我想起了久远的事情。大哥的行李包或许真的不是汪君拿去了，而是由于他疏忽而没有看护好被别的乘客拿去了。你看，人家富了之后，不忘做慈善事业，去帮助别人——如果这个好心肠的汪经理就是我同乡的汪君的话，我大哥会有什么感想呢？不久，我打听到汪经理真的就是我同乡汪君，他现在可发大财了，公司开得呱呱叫。我没有问大哥的心情，但我猜大哥如果听到汪经理的事迹，一定会想起丢失行李的那段经历，他还会认为东西就是汪君拿去了？

我又这样想：当年大哥的行李即使真的是汪君拿去了，难道就决定了汪君的德性一辈子不改变？他就不会去做公益慈善事业？如果汪君是个地地道道的好人，当年大哥及我们全家，还有大哥的同事朋友岂不是冤枉了他吗？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又看到一条新闻，汪君开的是诈骗公司，牵涉了发生在中国的一个大案，他骗取了订户数百万元钱，坑害了不少人，汪君被依法逮捕，审理判刑。我的心情又复杂沉重起来，接着想起发生在几十年前我大哥丢失行李的事。我管不住自己不去想。现在汪君是个诈骗犯，难道就能证明当年汪君是拿我大哥行李的偷贼？当年清白的汪君，现在就不会变成诈骗犯？这里面没有必然的联系，可我还是固执地将他现在的犯罪事实与当年我大哥丢失行李的事连在一起想。我不知道我大哥得知汪经理出事，会有什么感受。我敢肯定，大哥会把记忆拉到当年的小镇车站，回想起亲手把行李交给汪君的那一幕。大哥会不会认为汪君出事是必然的，还是像我一样，觉得现在与过去——汪君的行为没有必然的联系呢？

## 想起一个牧马兵

■余毛毛

在朋友的一篇文章里，知道了有一位老人在江边养了一匹马。马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可是稀罕物，于是星期天便带了儿子和侄子去看那匹马。马很高，但毛发蓬乱、很脏，散发着一股怪味，它不停地摆动着尾巴，驱赶着围着它飞舞的一群苍蝇。儿子和侄子围着看了一会儿后，便感到了无趣，就在江边的草地上打闹起来。小侄子才七岁，他不停地扑向十七岁的儿子，拳打脚踢，儿子躲闪着、回避着，没有一点反抗的动作，脸上充满着无可奈何的笑容。我坐在一边看着他们，看着看着，忽然心里一动，因为我感到儿子的那种表情我有点熟悉，那里面带有宽厚、怜爱，我感到那笑容特别的温馨和优美，而就在这时，记忆的大门被打开，我想起来了，在三十多年前，我在一个比儿子大了多少的大男孩脸上看过这种笑容，看过马。

那时的我多大呢？和小侄子差不多吧。我从家里出来，上了马路，来到一条水沟边，踏着脚尖走过一根电线杆搭成的小桥，到达对岸的围墙下，沿着墙根走一会，在一个墙上有洞的地方停下，将头伸进洞里朝里看，我看到了马，三匹呢还是五匹？我记不清了，但我记得马肚子上都有一个没毛的圆圈，上面写着鲜红的数字，我还记得有一匹

马是十九号；我还看到了他，一个当兵的大哥哥，他有点百无聊赖地半躺在草地上，看到我，坐起来，冲我喊：“过来，小孩！”我从洞里钻进去，扑向他，我们打闹起来。那时候，我们玩得最多的游戏是摔跤，他“饶我一只腿”，也就是说他金鸡独立式站在那里，所谓摔跤，就是看我能不能把他弄倒。每次都是我把他放倒才罢休，现在想来，他是故意让我的。玩累了，我们就并排躺在草地上，他喜欢用军帽盖住脸，我就把它抢过来，盖在自己脸上；可没一会后，我又感到气闷，又还给他。有一次，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醒来后，发现我的腿放在他的肚子上，身上还盖着他的军装，而他，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那时的天真蓝，那时的草真绿，那时的风真清新，空气中充满着好闻的木头的味道，我还记得草地上有很多金黄色的小花在风中微微颤抖的样子。真不明白，那时候部队为什么要把几匹马放在一家木材加工厂的仓库后面放牧，让一个寂寞的小兵看着。后来，我上学了，就没去过那儿了，放假的时候，我想起了他，于是我跑去找他玩，可当我把头伸进那个墙洞里的時候，里面却没有了马，没有了他，只有空旷的草地，还有那些在风中颤抖的黄色的小花。我那时是否惆怅过呢？我想是有的，但一个孩子的惆怅怎么会长久呢？我很快地忘记了他。

这一忘就是三十多年，如今当这一幕又从脑海里浮现出来的时候，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当年，一个大男孩和一个小男孩的友情是靠什么维持的呢？如果说儿子对侄子那样还有亲情的因素在里面的话，那么那个小兵对我的宽容与喜爱一是表明了他的人性中有着非常善良宽厚的因素，二是表明了子弟兵爱民的优良传统已将他浸透。感谢上帝，让我回想起这一幕，它像一首诗一幅画一首歌那样在我的心中鼓荡起阵阵优美的涟漪。

**《赢在责任》大型公开课**  
主讲老师：著名管理专家李建立教授  
7月27日·安庆黄梅山庄  
垂询电话：5542876 13966631152 地址：中宜商厦2305室

**08执业(助理)医师考前辅导班**  
开课啦！  
咨询热线：3195555 15155657969  
上课地点：安庆市健康路小学

**广告销售代表若干名**  
底薪+高额提成  
要求：有广告行业经验，自备交通工具  
联系电话：15855603485 潘先生